

众生·人民路

与书为伴

| 一鸿文 |

近来新进四本书,又在参与全民阅读活动,也算以实际行动迎接世界读书日。北宋汪洙云: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。”自古圣贤爱读书,摈弃行业尊卑,读书是改变自己、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。无论男女老少,都能享受读书的乐趣。即便世事繁杂,阅读,依然能带来安宁。书,始终伴随左右,吾心安处是家乡。

如果说有啥可以陪伴一生,那就是读书,它让你终身受益。读书,也是终身大事。毛主席说:“饭可以一日不吃,觉可以一日不睡,书不可以一日不读。”从一介书生,成为建立新中国的一代伟人,他爱读书、多读书的形象,已经深入人心。于我等凡人而言,开卷有益,可以神交各方大家,与作者思想交流,裨益良多。可以神游精神世界,翱翔在另一个时空。

袁枚言:“书非借不能读也。”少时爱读书,只因那时家境有限,买书颇为奢侈。同窗王家藏书多,四年级时,借来文言文版《三国演义》,硬是似懂非懂啃下来,从此打开兴趣的闸门。住在周山浜阿姨家时,父母给的零花钱,几乎都用在了石人桥旁的小书摊。读书非为他人,属于个体的事。苏东坡有名句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,只要下功夫,日积月累终有所得。“学问勤中得,萤窗万卷书;三冬今足用,谁笑腹空虚。”

丰子恺把人生分为三层楼:一为物质生活,二是精神生活,三是灵魂生活。读书之贵,在暂别柴米油盐,在明志知理懂礼,在修身养性净心。明代陈继儒说:“读书随处净土,闭门即是深山。”读书,不仅充实我们的精神生活,也不断提升生活品质。“书卷多情似故人,晨昏忧乐每相亲”,读书,多么美好!

家庭教育,不只是教育孩子,首先是教育自己。把读书引入教育,以读书引导成长,着眼长远,意义殊胜。家长以身作则,喜爱读书,分享心得,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。捧一本书,还是拿一手机,给孩子的感受肯定不同。孩子做作业,家长在看书,那也是和谐静美,欢喜内生。

丫头平时爱看书,有进步、表现好时,也是购书奖励。前些日子,给她买了一套莎士比亚的悲剧喜剧全集,她说不想看。我逗她没事翻翻再说。几天后,丫头对我说:“莎士比亚的文笔真美!”我问她:“4月23日是什么日子?”她说是无锡解放日。我说还是世界读书日,1616年4月23日,是西班牙文豪塞万提斯的忌日,更是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的出生

和辞世纪念日。1995年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这一天定为“世界读书日”。读书伴随成长。其实,孩子看的书,有些大人也没看过。耐心听她讲情节,也能锻炼她读书思考和语言能力。

买房时,特意多个房间以作书房。搬家时,好多书只能背去父母家存放。书房添了三个书柜,又已塞满。丫头的两个小书柜,也摆满了她的书籍。飘窗上、茶台旁,慢慢变成了书角。如雨果所言:“书籍是朋友,虽然没有热情,但是非常忠实。”闲暇之余,信手翻书,便是交了很多知性朋友,乐在其中。

我喜欢旅行,努力践行“行万里路,读万卷书”,也这样鼓励孩子。带着她行走各地,引导她记录、思考或笔记。最近连写两篇千字文,有所长进。读书,最好从小培养习惯。颜真卿一代大家,感慨“黑发不知勤学早,白发方悔读书迟”。高中时,语文老师告诫我们:“你们现在不读书,将来想读读不进,记不住。”那时笑笑不以为然。当眼睛开始老花,记忆开始衰退时,才真正理解夏老师的苦口婆心。于是,又把这份感受告知孩子,但愿她能比我早一点理解。当知“耕读传家久,诗书济世长”,放之今日,亦不过时。

如今,书籍越来越多,有学历教育的,有纯属兴趣的,有扩充知识的,有消遣玩乐的……于是乎,读书还得选择。学海无涯,为什么读书,读什么书,既有理想,也挺现实。

尤其踏上社会工作,更要会读书、读好书。人非生而知之者,孰能无惑。做好工作,离不开学习。新知识、新技能、新思想,都需要学习。而读书,是一条学习与进步的捷径。刘向说:“书犹药也,善读之可以医愚。”读有用的书,启迪思维,开拓视野,寻找方法,才能做好事,做有用的事。读书,也让自己明白知识海洋,所知不过是浪花。

很多人把读书当作促进工作的有效手段。学管理、学沟通、学营销、学策划……无论从政经商教学,唯有读书,才不至于落伍滞后,才能看清形势方向,方可更好地履职尽责。胡想蛮干,难免撞墙。

中学时,最喜欢一副对联“书山有路勤为径,学海无涯苦作舟”,还写下来挂在家里。人到中年,责任与忙碌占去了不少读书时间,也越发感觉读书的必要,越能体会读书的乐趣,越发享受读书的安宁。很多时候,把生活的阅历,融入了读书的过程,从中真正读到的,是自己的内心。读到最后,无非是想读懂人生、读懂自己。

做个平凡的读书人,与书伴一生。

情趣·健康桥

无锡大馒头

| 介生文 |

无锡小笼名气很响,但锡城人同时也喜欢吃包子,传统说法叫大馒头。

清晨有时来不及在家用早餐,我就在河埭口地铁站街角,买一两只大包,外加一袋牛奶或新鲜豆浆,便去赶地铁。在路上即可解决问题。由此在飞驰的地铁里,未免想及当年大包的“蒸笼”岁月。

想当年市中心某大饭店一侧空隙处,临时搭起简易房,开始外卖这种颇有气势的大包子,以其白白胖胖的惠山大阿福形象横空出世。在它之前已有另一种牌子的包子,也是名店配做外卖。不过因后来者居上,这一种大包的卖相与实惠程度、所谓的性价比胜了一筹,知名度一下飙升到了首位。为了生存,商业竞争往往就是这样残酷和激烈。

一时间,那块大肉饼、那包香甜的青菜香干丁,还有甜蜜度很高的芝麻、红豆、菜猪油,甚至还有蟹粉,在几只硬币的叮当声中财源滚滚风光无限。十多年过去了,这一大包依然风光不减当年,遍地开花,连外埠都有它许文强式的潇洒身影。小笼包、玉兰饼……都有百年的历史,而仅有十余年履历的这大大包,却因让利于民、给人实惠的优势,实至名归,一路鸿运大展。

时间闪回到十年前,我几乎每天下午三四点钟,都把这个大包子握在手里,以其盈实的口感犒赏自己。人当中年,自己的活动范围大致也不出那个圈子,步履始终匆匆,除了工作外,繁华的都市于我,似乎只有大包子与新华书店和自己有点贴身关系,而两者之间似乎有一种内在的联系,锡城的精神与物质,在两者之间交织出一种特有的话语。包子外表朴实无华,里面却色香味形俱全,实惠饱腹。包子这种食品极具大众化的品性。眼下外埠进入无锡早市市场的品种品牌也多,本地的有真正鸿运大包、穆桂英美食、园园包子等数十家知名包子铺。对消费者而言,只要好吃、实惠就行。

无锡人自古就把馒头当主食,一般不叫包子,叫馒头,肉馒头、菜馒头、素馒头、上梁馒头,没有馅的,叫白馒头。家中办事体都要送馒头,馒头在礼俗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,不过以小馒头为主,数量多,大馒头并不适合。无锡大包子成品牌,还是这几十年中的事,这种称谓的变化,一般人并不会去注意,其实既称馒头又称包子,对无锡人来讲时间已经很长。大量外埠人的涌入,吃包子成了家常便饭,再说邻近仅一江之隔的广大苏北地区,都叫包子,什么三丁包、蟹粉包、秧草包等等,都是早茶必备,名扬四海。

包子就包子吧,大多数无锡人本来就很包容,麦当劳、比萨饼、肯德基这些洋玩意儿都可接受,不要说俺自家的包子了,实惠好吃就行。其实如“鸿运”“龙凤”之类的名称挺老派的,估计也是老字号让人念念不忘。记得中山路上那家店装修后,曾经去撮过一顿,朋友的书法布置在里边,有幸被邀一起去边赏书画,边饱口福。当然不止一次前往,譬如婚宴等等,也去吃过年,但都没有大包子来得印象深刻。

好了,此刻我饿了,能来一只大大的包子否?!

忆旧·古运河

家乡茶饼

| 雷皓辰文 |

我的老家在江西九江,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,古称浔阳。白居易《琵琶行》中“浔阳江头夜送客,枫叶荻花秋瑟瑟”说的正是九江。回忆起老家的味道,脑海中便跳出一样东西——九江茶饼。一说“茶饼”两字,齿颊间顿时回味有茶的清香与饼的香脆。

很久以前,老辈人在做饼时碰巧加入了野生的山茶油,有意思的是那饼非但没有被糟蹋,反而味道更香醇,更能长久保存。小小茶饼代代相传,不断改进制作工艺,苏东坡曾赞誉“小饼如嚼月,中有酥和饴”。如今家乡的茶饼早已享誉九州,市场上虽然有现成的茶饼卖,但我最爱的还是奶奶亲手做的那一口。

回忆起我第一次回老家吃茶饼的情形,一看到那“粗制滥造”的外形,摸上去硬邦邦的,一点不如黄油曲奇般蓬松酥软,我

实在无法下口。那饼的外层有许多因烘烤后留下的裂痕,仿佛一个久经劳作的老汉的手。硬着头皮咬下,起初索然无味,后来那茶香由淡转浓,愈演愈烈。啊!它爆发了!那茶香浓烈而充满力量,唇齿间充满茶香。太美味了,朴素无华,却令人百吃不腻。

前年春节我又缠着奶奶给我做了一次茶饼,奶奶是我老家那个山村中为数不多擅长做茶饼的厨娘。晨曦初照,静谧的青山下,奶奶早早准备好食材,有当地的山茶油、面粉、芝麻、干桂花、饴糖等,一碟碟粗陶中盛放着这些材料,整整齐齐放在斑驳的木桌上,颇有一番韵味。我本是个调皮的男孩,此刻却安静下来了。奶奶先把饴糖加入山茶油中搅拌,然后慢慢一点地加入面粉,筛入芝麻、干桂花,进行搓揉。奶奶随手将面

团整形,这边捏一下,那边搓一下,一个个艺术品出现在我眼前。随后,她让爷爷在土灶上烧柴火,准备烘烤。温暖的柴火映衬着我红红的脸蛋,火光跳跃在奶奶满是皱纹的笑脸上。我们祖孙三人窝在土灶边闲谈,他们聊着这一年来山村中的琐事,我告诉他们在无锡学校中发生的一些趣事。偷得浮生半日闲,爷爷爱听的京剧也在茶饼的醇香中晕染开来。我拿起一只刚烤好的茶饼,对,就是这熟悉的味道,令人无法忘怀。

我在长大,曾经的山村也在逐步加快城市化的进程,日新月异的面貌逐渐冲淡了我脑海中对老家山村的记忆,可唯一不变的依然是这茶饼。当我再一次品尝这茶饼时,终于明白,令我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中,蕴含着

